

閩台

文化研究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



閩台

文化研究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

1998. 7. 28
北京图书大厦
No. 0100354

闽台文化研究

MINTAI WENHUA YANJIU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厂址: 福州六印路 30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11.625 印张 4 插页 277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11-03013-5
K·211 定价: 18.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进一步深入研究闽台文化

(代 序)

伍洪祥

1992 和 1994 两年，在福建举行过两次闽台文化研讨会。第一次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和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联合在厦门召开的。在海峡两岸与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大成功。会上，经过热烈的生动活泼的讨论，达到一个共识，这就是：闽台文化同祖同根，源远流长。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闽台文化是在广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地区特点的区域文化，它是中华炎黄文化的组成部分。学者们从闽台之间地理相邻、血缘相亲、习俗相近、语言相同诸方面论证了闽台文化是一体性的区域文化；同时指出，闽台文化的渊源是中原文化。学者们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论述了闽台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联系，指出了中原文化经由福建东渡台湾的传播途径。中华炎黄文化与闽台文化是母体和分支的关系。大家一致认为，深入研究闽台文化，也就是对全国炎黄文化的研究作出贡献，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民族凝

聚力，从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一学术讨论会引起了海内外各方的关注，其影响是相当广的。

鉴于闽台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厦门讨论会上，大家希望就此专题继续组织讨论，使这一研究不断深化。为此，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武夷山市设县建置一千周年纪念组织推动委员会于1994年10月在武夷山联合举办了闽台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了自从厦门讨论会之后两年间的研究成果。武夷山研讨会在厦门讨论会的基础上对闽台文化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拓展了闽台文化研究的内容。有些学者从民俗、宗教信仰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上升为对哲学、伦理学等高层次文化的探讨，特别是研究朱熹学说在海峡两岸的发展，探求闽台文化的连接点；有些学者从文化与经济相互关系的高度审视和研究闽台文化；有的学者还对闽台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进行了探索。这些都大大丰富了闽台文化研究的内涵。

第二，对闽台文化的历史渊源、形成及其特征等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在提交武夷山会议的论文中，有些是和厦门会议的论文主题相同或相类似的，但其研究和剖析的深度都有所超过。有的学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将闽台文化的形成分为若干历史阶段，并对其特征进行了分析。有的学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对现象和本质、主流和支流的具体分析，在承认存在某些差异的情况下，论证了闽台文化的一致性，得到了与会者的赞

赏。

第三，更多的学者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现代化接轨的问题。有些学者从研究海峡两岸传统文化发展的曲折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使我们的学术研讨会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四，通过讨论，提高了对研究区域文化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辩证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研究闽台文化的重大意义。特别是《中华文化通志·区域文化典》主编宁可教授关于研究区域文化的发言，提出研究区域文化应注意的问题，它将进一步推动闽台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我们高兴地看到，厦门会议为闽台文化的研究打开了局面，武夷山会议则是厦门会议的继续和深化，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这两次学术讨论会都充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满腔热情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学者们在认真研讨闽台文化的同时，还对海峡彼岸的骨肉同胞寄予无限的眷念。与会学者以大量事实，历陈闽台文化与中原文化血脉相连，痛斥“台独”分子数典忘祖，企图分裂祖国的罪行，殷切期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言辞恳切，令人感动。

闽台文化学术研究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我们面前的路程还很长，任务还很繁重，真可谓“任重道远”。闽台文化研究起步较晚，加以海峡两岸长期隔离，彼此缺乏深刻的了解，研究资料也较欠缺，这些不能不在客观上

给闽台文化研究带来困难和局限。希望从事有关研究的学者专家，坚持不懈地深入研究，以求得闽台文化学术研究更加深入地开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同时，要继续努力加强同台湾学术界、文化界的联系，广交朋友，扩大交流，加深了解，增进共识，共同为推进闽台文化的深入研究作出努力。我们还要认真对待“台独”和“独台”的种种错误观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批驳，增强海峡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5年春节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新建议，其中还指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研究闽台文化，必须以此为指针，锲而不舍，坚持不懈，使中华文化日益发扬光大，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

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而奋斗！

目 录

闽台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唐文基 林国平 (1)
闽台文化关系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	杨彦杰 (18)
论闽台是统一的文化区域	徐晓望 (31)
略论中华文化的地域性与闽台文化的特色	方宝璋 方宝川 (44)
从考古看闽台文化与中原文化渊源关系	陈国强 周立方 (64)
有段石碇是闽台古文化的特色	刘蕙孙 (77)
闽台古代种族渊源	卢美松 (82)
朱子学与闽台学术文化交流	高令印 (95)
闽台文化与经济伦理	潘叔明 (105)
从经济观点看闽台文化关系	吴能远 (123)
武夷山学术文化传统及其在闽台文化交往中 的地位	陈遵沂 (137)
早期闽台文化对我国古代工艺的贡献	徐心希 (147)
从牡丹社事件看闽台关系	陈 俱 (163)
清政府对台湾东部原住民的教育	林庆元 (172)
日据时期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以文化协会为中心	陈小冲 (186)
清代台湾修纂方志概况	李秉乾 (199)
历史上闽台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吴文华 (209)

闽台乡情文化	蔡铁民 (222)
漫谈台湾诗作中的热爱乡国情感	黄天柱 (232)
方言词汇与闽台文化	林寒生 (241)
炎黄文化传统与台湾戏剧变革	陈 雷 (255)
论闽台戏曲的民俗信仰“情结”	吕舜玲 (268)
论闽台音乐文化区在我国民族音乐中的地位	刘春曙 (278)
南音是沟通闽台文化的桥梁	孙星群 (292)
试论闽台傩文化的共同性	汪毅夫 (304)
闽台吴真人崇拜与两岸学术交流	周立方 陈国强 (314)
论河洛文化南传与闽文化的崛起	徐晓望 (326)
让炎黄文化走向世界 ——谈闽籍学者林语堂如何向海外弘扬炎黄文化	万平近 (339)
中华文化及其区域文化	宁 可 (354)
后记	(365)

闽台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唐文基 林国平

闽台文化是指生活在闽、台两地人民所共同创造的，以闽方言为主要载体的区域文化，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富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的特色，本文就闽台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作一初步的探讨。

闽、台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原始社会。古地质学证明，在地缘上闽台同属于亚洲大陆板块。更新世的早中期，台湾海峡多为干地，闽、台两地不止一次地连成一体，3万年前的台湾最早的古人类“左镇人”和稍后一些的“长滨文化”的主人都是经由福建步入台湾的。到了更新世晚期，由于气候转暖，冰川融化，海水上升，台湾成为岛屿，在地理上与福建分离，但闽台之间的文化联系并未完全中断，大量的考古资料和研究表明，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文化、凤鼻头文化遗址的中下层与同时期的福建壳丘头文化、昙石山文化遗址的中下层的遗物类型和造型有不少相似之外，“有许多文化因素源于福建，或大陆沿海地区”。^① 青铜时代，闽、台之间的文化联系更加密切，考古发现，两地同一时期的文物属于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存。彭适凡教授曾明确指出：“商代前期，以闽侯昙石山遗址上层、福清东张中层的为代表，此外，浙南的瑞安山，闽侯的庄边山，闽东的福安城山，寿宁武曲，闽南厦门灌口，以及台南的高雄凤鼻山上层

^① 参见陈国强、叶文程、吴锦吉主编《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贝丘和桃仔园贝丘，台中的大肚乡营埔、南投县埔里镇大马璘都有这类遗存的分布。它们都属于一种以几何形印纹硬陶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文化遗存，自然，几何形印纹陶的发展脉络也大体趋于一致。”^①

春秋至秦汉时期，大陆东南沿海居住着“百越”土著民族，史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②。居住在福建境内的越人称“闽越”，其最重要的文化标志是以蛇为图腾和断发纹身。《说文·虫部》曰：“闽，东南越，蛇种也。”《汉书·严助传》载：“（闽）越，方外之地，剺发文身之民也。”虽然台湾海峡阻碍了闽台之间的交往，但由于闽越族是一个善于舟楫的民族，所以仍有不少闽越人跨越台湾海峡，迁徙到台湾岛，成为台湾高山族的祖先。关于台湾高山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仁智互见，我们认为他们是不同时期，从不同地方漂流或迁徙入台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是春秋至汉代时期从福建迁徙入台的闽越族，这一点从高山族自古以来一直保留着断发纹身的习俗和蛇图腾可以反映出来。《隋书·东夷传》载：“琉球国（指台湾）居海岛之中……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清代郁永河在《稗海纪游》中说到他在台湾亲眼目睹高山族“胸背文以雕青为鸟翼网罗虎豹文”。陈梦林《诸罗县志·番俗考》云：台湾后垵、竹塹诸社的高山族，“发在周围者悉除之，中留圆顶，剪而下垂头蛇”。至近现代，高山族的鲁凯人、排湾人崇蛇习俗随处可见，他们奉百步蛇为祖先，严禁伤害蛇类，并喜欢在宗庙、住屋、器皿、服饰上雕刻或刺上蛇纹图案。^③

① 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汉书·地理志》。

③ 参见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载《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西汉元封十年（前110），汉武帝派兵灭亡了闽越国，并仿照秦迁六国贵族于咸阳的策略，把闽越族的贵族、官吏、军队以及部分百姓强制迁往江淮一带，以杜绝后患，史称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①。从此闽越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复存在，但尚有不少闽越人隐遁山泽之间，逃脱了汉军的追捕，成为福建疍民的祖先。此时也不排除一部分闽越人东渡台湾避难。^②此后直至宋代，闽、台之间的文化联系基本上中断，由于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闽、台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同步。

汉代以前，由于福建偏处东南一隅，远离汉文化的发祥地中原地区，加上境内交通闭塞，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并不密切。秦代和汉初中央政府虽然先后在福建设立闽中郡和闽越国，但均实行“以闽治闽”的方略，汉文化在福建的影响甚微。汉代以后，中原汉文化开始向东南沿海扩展，三国时波及福建。当时孙吴据有江东，曾多次出兵福建，在福建增置建安郡，以及建安、南平、汉兴、建平四县，还在侯官设立典船校尉，在霞浦设立温麻船屯。除了驻扎军队、派遣官吏来治理福建外，许多罪犯也被谪徙到福建造船。还有一些士民避祸闽中，志称：“孙策建检其江左时，邻郡逃亡，或为公私苛乱者，悉投于此（邵武），因是有长乐、将检二村之名。”^③孙吴政权治理和开发福建，揭开了汉文化大规模传入福建的序幕。

西晋至唐五代，汉文化在福建传播的速度加快，并逐渐取代土著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福建被汉化的过程是伴随着中原士民大

① 《史记·东越列传》。

② 《史记·东越列传》载：当闽越国与汉军交战前，闽越王之弟余善对部下说：“不胜即亡入海。”“入海”可能是指逃往台湾。

③ 光绪《邵武府志》卷28《古迹》。

规模迁徙入闽展开的。西晋至唐、五代，中原士民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数以万计的汉民迁入福建，其间还先后出现了三次移民入闽的高潮。第一次是在西晋永嘉年间，志称：“永嘉二年（308），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①实际上，这次入闽的中原士族远不止八姓，他们多聚居于闽北、闽中、闽东及闽南的沿海平原地区。第二次移民入闽高潮发生在唐中期，高宗总章二年（669），唐王朝派陈政率府兵 5600 人入闽征讨畬民起义，垂拱二年（686）设漳州，由陈政之子陈元光出任刺史，后来这些府兵及其家属落籍漳州，成为开发闽南的生力军。第三次移民入闽高潮发生在唐末，淮南道光州、寿州数万移民进入福建，建立了闽国。在闽国王氏的统治下，福建一度出现了“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太平景象，吸引了大批深受兵燹之苦的北方难民迁徙入闽。

随着汉民族的大批入闽，中原古文化也在福建自北向南扩展传播。隋代以前，居住在福建境内的汉民人数不是太多，隋大业三年（607）一共才有 12420 户。大多数人尚处于变化不定、糊口维艰的艰难境地，渴望有朝一日返归中原故土，暂时避乱的意识还相当强烈，根本无心也无法去创造能体现自身特色的文化，就是连学习文化也缺少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故六朝士宦名迹鲜有闻者”^②。这种情况到唐五代时有了明显的改观。一方面，随着汉人不断移民入闽，汉族与土著民族之间的融合速度加快了。由于移民中男性比例较大，特别是陈元光和王审知部属定居于福建，使汉民的男女比例更加悬殊，其中有不少汉族男性与土著妇女通婚，放弃中原籍，作长期落户于福建的打算。陈政的部属丁儒《归闲

① 乾隆《福州府志》卷 25《外经》引路振《九国志》。

②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 55《风俗》。

诗二十韵》其二对唐中期闽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作这样的描述：“漳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归寻初旅寓，喜作旧乡邻。……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辞国来诸属，于兹缔六亲。追随情语好，问愧岁时频。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呼童多种植，长是此方人。”^① 五代时，王氏部属与土著女子通婚并长期落户于福建的现象更加普遍，故福州方言称男子为“唐铺人”，意为唐的铺兵（当时十里为一铺，派兵留守）；妇女俗称“诸娘人”，意为闽越无诸国的娘子。^② 民族的融合对汉文化在福建的迅速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唐开元年间已有户籍 108991 户，比隋大业三年增长近 8 倍），福建经济也得到较快的开发，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加上地方官注重搜罗人才，兴办教育事业，福建文化长期落后于中原的局面有所改观。如陈元光开漳后就“兴庠序”^③，王审知据有八闽后，设州学、县学，并在福州设立“四门之学”，以培养高级人才。还设立“招贤院”，网罗人才。唐中宗神龙二年（706），福建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进士，贞元八年（792）晋江欧阳詹与韩愈等人同登金榜，终唐一代，福建中举人数约有 70 余人，还出现了诸如晋江欧阳詹，福州黄璞、翁文瓚，莆田黄滔等有一定影响的诗人，福建文化在唐五代时有明显的进步，正如陈衍所指出：“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④

宋代，福建已由移民社会变为定居社会，生齿繁毓，人口剧增，据统计，北宋端拱二年（989）福建有 466815 户，元丰年间

① 康熙《漳州府志》卷 29《艺文》。

② 参见民国《福建通志》总卷 22《方言志》。

③ 《闽书》卷 41《君长志》。

④ 陈衍《补订八闽诗录》叙。

(1078—1085)增至1043839户，嘉定年间(1208—1224)达到1599215户。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宋代福建经济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不但走出了长期落后的境地，而且奇迹般地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的行列，成为东南全盛之邦。诗人张守在《毗陵集》中有诗句云：“忆昔瓯越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集中地反映了时人对福建经济突飞猛进的赞叹。

经济的长足进步，带动了文化的繁荣，据统计，宋代福建官办的县学、州学有56所，民办书院有75所，还有一大批不知名的书堂、家塾。学校书堂遍布城乡，莆田有“三家两书堂”的谚语，连山区泰宁也“比屋连墙，弦诵相闻”^①，读书风气十分浓厚。有诗人描写福州的读书风气道：“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②熙宁时知福州的程师孟也赞道：“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里巷”。^③教育事业的发达和读书风气的形成，使宋代福建科第鼎盛，人才辈出。据不完全统计，终宋一代福建科举进士多达7038人，占宋代全国进士总数35093人的近五分之一；宋代宰相有134人，福建籍有18人，居全国第三位；被《宋史》收入的福建籍人士共179人，是全国收入人物最多的省份；宋代福建还涌现一大批名扬中外的杰出人才，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天文学家苏颂，法医学家宋慈，史学家郑樵和袁枢，书法家蔡襄，著名诗人杨亿，慢词大师柳永，诗论家严羽，“江湖诗派”代表和诗论家刘克庄等等。时人周必复颇为自负地宣称：“今世之言衣冠之物之盛，必称七闽。”^④

宋代福建文化不但繁荣昌盛，为世人所瞩目和赞叹，而且在

① 《闽书》卷36《建置志·邵武府泰宁县》。

② 祝穆《方輿胜览》卷10《福州》。

③ 梁克家《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

④ 《南宋群贤小集》第9册《端隐吟稿序》。

吸收消化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颇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具有鲜明的内陆文化的特征，集中地体现为承袭传统文化，保存了大量的中原古风。福建枕山临海，西北横亘着武夷山脉，西南高耸着博平山脉，东北是太姥山脉，东南则是茫茫大海，境内山峦叠嶂，丘陵起伏，江河纵横，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自古以来就有“东南山国”之称。古代福建交通闭塞，不同区域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彼此间的往来不多。这种自然条件为古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许多中原文化在福建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诸如：

1. 方言中保存了大量的古音、古词。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往往在语言上得到体现。福建汉人的祖籍大多是中州地区，因而福建方言中至今仍保存着许多唐宋以前中州的古音和古词，古音韵学家钱大昕提出的“古无轻唇音”(f)和“古无舌上音”(zh、ch、sh)的古汉语语音特征，在福建方言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一些古汉语中常用的词汇在普通话中已不用或不多用了，但在福建方言中仍经常被使用，诸如“筷子”叫做“箸”，“锅”叫做“鼎”，“屋”叫做“厝”，“他”叫做“伊”，“脸”叫做“面”，“吃”叫做“食”，“眼睛”叫做“目珠”，“瞎子”叫做“青盲”，等等。

2. 在社会组织上保存了聚族而居的传统。在古代中原地区，以血缘为纽带的聚族而居是社会组织的重要形式之一。由于外族入主中原，战乱不止，聚族而居的传统受到猛烈冲击。特别是到了唐代，士族门阀制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极盛逐渐走向衰亡，使人们的世阀门第观念大大淡薄。而在福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聚族而居的传统得以保存。西晋后陆续迁徙入闽的汉人多是举族而来，利用宗族的集体力量来克服迁徙途中所遇到

的种种困难。入闽后，又往往遇到当地土著居民的顽强抵抗，同时不同宗族的北方移民在争夺生存空间和政治经济利益时也经常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相互残杀。因此入闽后的汉族大多聚族而居，依赖家族的力量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家族门第制度受到高度重视。志称：“故家巨族自唐宋以来各矜门户，物业转属，而客姓不得杂居其乡。”^①宋代以后，福建一直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传统，家族制度也较中原地区更加严密和完善。^②

3. 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儒学在汉代以后随着移民南迁传入福建，到了宋代，伴随着福建文化事业的长足进步，儒学在城乡普及开来，并在这一文化氛围中产生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流派，完成了对传统儒学的改造，构筑起完整的理学体系。朱熹之后，闽学在福建世代相传，形成了许多学派，如以黄幹、真德秀、蔡清为代表的闽学正统派，以蔡沈、林光朝为代表的象数派，以王春复、李廷机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以陈祈、陈庆镛为代表的理心折衷派，以黄镇成、林兆恩为代表的三教合一派等等，从不同侧面弘扬朱熹的思想，造就了一大批理学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立 92 个学案，收入理学家 988 人，其中福建籍学者学案有 17 个，福建籍理学家有 178 人，均居全国各省之首位。宋以后，从祀孔庙的著名儒学家共 54 人，其中福建籍学者有 13 人，亦居全国各省之冠。由于宋以后儒学在福建的影响极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福建被世人称为“海滨邹鲁”。

4. 在民俗中保留了许多中原古风。西晋以后，中原民俗传入福建后，由于交通闭塞和聚族而居等原因，保留得相当完整。志称“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避难入闽，建（瓯）为闽上

① 万历《福安县志》卷1《风俗》。

② 详见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2 年版；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